

魯迅

而已集

鲁 迅

而 已 集

征求意见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序

本书注释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〇〇一部队
广州业余大学文艺班、写作班
广州鲁迅纪念馆
中山大学中文系七四级师生

《而已集》注释组

新文哲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六月

编印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目前正在 进行中。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视工作进行情况，陆续将各书注释初稿先行排印少量，专供征求意见之用。恳切希望同志们就题解和注释的内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据以修改。修改意见请径寄本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九月

目 次

题辞 1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5
略论中国人的脸	9
革命时代的文学	14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24
略谈香港	26
读书杂谈	39
通信	48
答有恒先生	57
辞“大义”	66
反“漫谈”	69
忧“天乳”	74
革“首领”	79
谈“激烈”	85
扣丝杂感	94
“公理”之所在	105

可恶罪	108
“意表之外”	110
新时代的放债法	11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15
小杂感	145
再谈香港	152
革命文学	161
《尘影》题辞	165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168
卢梭和胃口	171
文学和出汗	177
文艺和革命	180
谈所谓“大内档案”	183
拟豫言	194
附录：大衍发微	199

题 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1〕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2〕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
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3〕后，写在
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
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 这首诗是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针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而作的，原附在《华盖集续编》末尾。

一九二七年一月，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时

候，鲁迅满怀革命热情来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当革命和战争处于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进行血腥大屠杀。这些“屠伯”们以“清党”为名，取缔所有革命工会和进步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数千人，白色恐怖，笼罩各地。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戴季陶、吴稚晖等也纷纷发表讲演和文章，恶毒诽谤共产党，疯狂攻击马列主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鲁迅到广州后，得到党的帮助，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同时经历了严酷的阶级斗争，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革命立场更加坚定。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熊熊的革命烈火必将像熔岩一样从地下喷出，烧毁黑暗的旧世界。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他毫不畏惧，继续和敌人进行战斗。一九二八年十月鲁迅把他前一年所写的杂文编成集子时，由于痛感国民党反动派比北洋军阀更加凶残横暴，于是将他两年前写的这首诗移来作为题辞，并将书名题作《而已集》，表示他坚持以杂文为武器，对兼用“钢刀”“软刀”戕害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进行有力的控诉和愤怒的声讨。

《而已集》初版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注 释

〔1〕“软刀”语出明末清初人贾凫（fú 扶）西所作《木皮散人鼓词》：“软刀子割头不觉死”。软刀子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指思想腐蚀或精神虐杀。鲁迅这里借用来指蒋介石一伙及其御用文人为他们的血腥统治制造的各种反革命舆论。

〔2〕这是反动文人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镌》给徐志摩的信中攻击鲁迅的话。参看《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3〕指《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七年

近前廿日武十二月三日而中大十日一重联京师至矣。不
久或一月之秋吾以「止于至善」而其志已不作也。抑一念
者，吾所大仰也。今来此，是适于我游——之游也。京师，京
都人，予游之。京师，予游之。京师，予游之。京师，予游之。
黄花节的杂感*

黄花节⁽¹⁾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²⁾。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³⁾。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

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山大学出版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继续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叛变革命，加紧反革命活动。他们进行所谓“革命成功”的欺骗宣传，大搞名为“纪念”实为作乐的各种活动，妄图以此麻痹人民，把革命拉向右转。鲁迅这篇文章就是针对他们这种欺骗宣传而写的。它深刻地批判了“革命成功”的反动谬论，和所谓“止于至善”的唯心主义反动说教，鲜明地揭示了“革命无止境”这一真理，提醒人们警惕和制止攀摘革命花果的投机者，用坚实的工作去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4]。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5]，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6]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7]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

“止于至善”^[8]，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象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注 释

(1) 黄花节 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四月二十七日)，在孙中山的指导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黄兴等人率领一百多名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发动群众参加，事前部署不周，加上叛徒的告密，结果失败了。事后，革命党人把收敛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后来，广东革命政府把公历三月二十九日定为黄花节。

(2) “对空策” 汉朝以后考试时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作题目，命应试者用书面回答，叫做“对策”。“对空策”，就是对题目毫无具体意见，只发一通空论的意思。

(3) 《辞源》 是一部说明汉语词语的渊源和演变并解释词义的工具书，陆尔奎等人编辑，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五年初版。

(4) 者(qí奇)老 旧时对老年人的尊称。耆，老。

(5) 武昌起义 指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举行的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的推动下，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6) 中山先生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革命家。一八九四年，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进行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任总理。以后多次领导反清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十三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几经曲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一九二三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当时国共两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并训练革命武装，准备北伐。同年冬，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假意邀请孙中山到北京谈判。孙中山为争取全国统一，扶病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因肝病在北京逝世。

(7) “革命尚未成功” 这是孙中山在遗嘱中告诫其同志的话。

(8) “止于至善” 语见《大学》(《四书》之一，相传为孔丘的弟子曾参所撰)第一章，意思是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略论中国人的脸*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1]，汉朝还有《相人》^[2]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3]；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4]。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鲁迅在本文中通过对某些人脸相的刻划，用“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的算式，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奴性及其鼓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指出他们利用电影这种工具来“修养”“昏庸”和“狡猾”的奴才性格，使人民群众变得驯顺，易于统治。鲁迅抨击和反对“家畜性”，就是要启发人们增强反抗精神，抵制奴才思想的腐蚀。

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象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5]或者《安兑生童话》^[6]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7]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8]。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

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⁹⁾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text{人} + \text{兽性} = \text{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text{人} + \text{家畜性} = \text{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